

王佐：海南地方志的先行者



保留在临高县透滩村的“礼魁坊”。据“琼州府志”记载，“礼魁坊”建于明朝景泰6年(1455年)，为纪念王佐而立，以昭示后人。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

◀上接B06版

这里特别说一说代表作《鸡肋集》。《鸡肋集》有诗302首，杂文82篇，是王佐著作中的精华。他的诗，状物、写景，刻画入微；怀古抒情，清新隽永，多为爱国忧民之作。例如《天南星》：“夫何生海南，而能济饥饱。八月风飕飕，间阖菜色忧。南星就根发，累累满筐收……海外此美产，中原知味否？”饥荒时节，海南百姓迫不得已采集天南星充饥，时有中毒事件发生。王佐也无能为力，只能以“含泪的微笑”来收束全篇。另一篇《鸭脚粟》也是王佐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1963年，茅盾先生来海南调研，还对王佐这两首诗充分肯定。《哀使君》、《哀四义士》和《海外四逐客》等诗篇，则通过悼念宋末琼州安抚使赵与珞及四义士(谢明、谢富、冉安国、黄之杰)抗元殉节事迹和李纲、李光、赵鼎、胡铨等贬臣，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。王佐特别推崇胡铨，一连写了《澹庵井》、《茉莉轩》、《夜宿胡澹庵祠》等诗。其中以《茉莉轩》两首，语多激愤，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。现抄录如下：“茉莉香中小小轩，历年三百尚依然。珠崖逐客才过海，南渡君臣已戴天。磊落封章轰宇宙，凄凉遗墨化云烟。我怀千古中原恨，几度经行泪泗流。”“相逢莫话绍兴年，每为先生一忧然。国是到头成底事，奸非开路逐忠贤。忍同刘豫三分国，卖却唐尧一半天。杰阁格天今草莽，乾坤无罩小茅轩。”

正德七年(1512)，王佐逝世于家乡透滩村，享年85岁。根据他的遗愿，乡人将其安葬于那雀地(今博厚镇多雀村附近)，这是由当时的堪舆大师徐豹为其选定的。一直到1938年，王氏后人将王佐迁葬于透滩村东南的一处向阳山坡。综观王佐的一生，他的官职不高，流传后世的宦绩也有限，但是他在回归家乡之后潜心诗词创作，并编撰了海南文人的第一部地方志书《琼台外纪》，说他“一生功名在琼州”是恰如其分的。

海南方志先行者

王佐一生好学，晚年归家常与密友谈论诗文，优游山林，养花种草，著书自乐。在七旬高龄时，他还跋涉琼州各地，遍访风土人

物，广搜民俗掌故，修成《琼台外纪》一书。但是，很可惜的是，王佐的这部《琼台外纪》很早便散佚，没能够流传下来。

唐胄在正德《琼台志·序》中说，丘濬晚年时说自己人生有三大遗憾，其中一项就是“郡牒未修”。“桐乡王公载笔数十年，录郡事警官，志前后擅易之陋，乃命所集为《外纪》，以自成一家之书。”《琼台外纪》影响很大，因此在王佐晚年致仕归琼后，琼州知府王予成出于对王佐的崇敬，特地于正德六年(1511)邀请其主修琼州府志。其时，王佐已经84岁高龄了，由于精力有限，就邀请辞官在家、与自己有表亲关系的晚辈才子唐胄协助自己来编撰这部地方志书。但是由于在编写海南建制沿革等问题上，王佐与唐胄等人的观点不合，以至拂袖而去，搁笔长达一个多月，后来写了一篇题为《东岳行祠会修志序》的序文交差了事，不久便因病去世了。从此以后，修志的工作就落在唐胄一人身上了。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，唐胄编撰的《琼台志》终于于正德十六年(1521)杀青付梓。

虽然唐胄在有些观点上并不认同王佐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是非常尊敬这位前辈的，因此在“凡例”特别交待：“《外纪》一书，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，故凡有录入者，逐一明著，不敢窃为已有，以掩其善。”因此，在正德《琼台志》中，只要认为合适和有理，唐胄就不惜大段大段引用了王佐《琼台外纪》中的相关篇章与段落。同时，对于与自己有着严重冲突的观点，唐胄也没有回避，特地将王佐的“建置四论”附录于书后，从而使得王佐的观点能够流传下去，让后世得以借鉴。正因为唐胄有如此胸襟和涵养，才能够在《琼台志》中保留了王佐《琼

台外纪》的相关篇章与段落，使得我们能够在该书散佚之后还能够大致了解其基本情况。不仅于此，唐胄一直将王佐的《鸡肋集》收藏在身边，在担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时，还筹款刻板印刷了《王桐乡摘稿》，称“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、气之光明隽伟，当比拟于古诸大家”。可以说，正因为有唐胄的努力，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窥见王佐的整体创作情况。

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为十二卷，分别记录了海南的历史沿革、风土人情、地理山川等，为人们了解海南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鲜活的资料。王佐认为，建置沿革是志书的第一要义，编写一个地方的志书，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个地方的来龙去脉。为此，他坚持汉儋耳、珠崖二郡是元鼎六年平越时“九郡同时内属”；坚持从孝元罢弃珠崖郡后直至南朝陈代五百多年的历史期间，海南岛没有地方行政建置。这些观点不被当时的唐胄所认可，后人对其也多有疑议，但是却给我们思考、定位海南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

我国一向有编撰地方志书的传统，关于海南的地方志书也出现较早。晋朝的盖泓编撰《珠崖传》一卷，是关于海南的最早志书，可惜的是早已散佚。隋唐时期，中央政权加强了对海南的行政管理，但是未修志书，因此有“郡僻无书”之说。宋朝时，出现了《琼管志》、《琼州图经》等方志，但是也在元朝时散佚。元朝时，蔡微编纂了《琼海方舆志》，也未能流传下来。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虽然也已经散佚，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唐胄的《琼台志》来了解大体情况，而且唐胄对《琼台外纪》中的许多观点与资料也是充分认可的。可以说，《琼台外纪》是目前有迹可寻的最早的一部海南地

方志书，从这个角度看，王佐可以视为海南地方志书的先行者。

时光隧道中的王佐

王佐虽然已经去世五百多年了，但是临高人民乃至海南人民却从未曾忘记他。时至今日，海南还有多处王佐遗迹和纪念场所，这成为人们永远怀念王佐的平台。

1038年，因为日军侵华，回迁到透滩村的王佐墓非常简单，与当年那雀地无法相比。墓地虽然简陋，但是每年的王佐诞辰纪念日则十分热闹。王佐是五月十五生，所以每逢诞辰日，全村家家户户邀请亲朋好友，杀鸡宰羊举行奉祀。男女老少，敲起自制的特色鼓腔，并请八音队、舞狮队，抬



临高透滩村王佐墓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起王佐公的塑像全村巡游，热闹非凡。位于透滩村前的“王佐公祠”也别具一格。公祠最早建于隆庆七年(1573)，有二进六殿，殿内木制结构，殿外两侧有走廊，红墙绿瓦，院内奇花异木，环境优雅美丽。公祠历经沧桑，在“文革”中惨遭浩劫，1990年重建。透滩村的礼魁坊、慈训堂、透滩石桥等也都是人们追思王佐的重要所在。西天庙是位于海口关厂坊(今海口市义兴街)奉祀王佐的地方。整个庙宇建筑系砖木结构，

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保存在临高档案馆的王佐著作《鸡肋集》。程范淦 摄